

奸兄为嫡妹牵马
义仆代主友捉奸

梅失信南牢独劫友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酒醉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书房比武逐义士
空山步月遇圣僧

自安寻友三官殿
振芳觅婿龙潭庄

明清小说丛书

绿牡丹

(清)无名氏 著
章秀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四杰村余千舍命救主人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张公会假允亲事
狄王府真诉衷情

忠臣为主礼隐士
奸臣代子娶煞星



明·清·小·说·丛·书

绿 牡 丹

(清)无名氏 著

章秀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小说以将门公子骆宏勋和江湖侠女花碧莲的婚姻为线索,引出旱地响马花振芳和江湖水寇鲍自安为代表的一大批草野英雄,表现了他们仗义行侠扫奸除佞的行为和精神。

明清小说丛书

绿 牡 丹

(清)无名氏 著

章 秀校

责任编辑:宁宣成

装帧设计:宋喜涛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崔金凤(特约)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0.25印张 257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611-441-6/I·430

前 言

《绿牡丹》又名《四望亭全传》，或名《龙潭鲍骆奇书》，此外，尚有《反唐后传》、《宏碧缘》等名称。成书于清代道光年间，作者不可考。

这部小说，以唐代武则天当政时期为历史背景，以骆宏勋与花碧莲的婚姻纠葛作为情节主线，沿着这条线索发展，逐渐引发出一个个草泽英雄。众英雄肝胆相照，彼此呼应，终于聚义龙潭镇。他们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反贪官，除恶霸，敢作敢为。最终，投奔清官狄仁杰，助其迎回废太子庐陵王，并使庐陵王登上皇帝宝座，武则天自缢身亡，唐室复归。草泽英雄俱得封赏，遂成为朝廷功臣。

《绿牡丹》与古典名著《水浒传》颇多相通之处。两者都是描写草泽英雄的小说，谈

“忠”说“义”是它们共有的主旨，反贪官不反朝廷，又是它们共有的思想倾向，英雄之归宿亦相同，最终都归顺朝廷，由草寇而成为朝廷命官，只是命运截然相反。两部小说的脉络结构亦大致相仿：前半部叙各路英雄如百川汇海；后半部写英雄群体归顺朝廷。

然而，指出两部小说的相通之处，是不是说后于《水浒传》的《绿牡丹》缺乏艺术独创性呢？绝对不是！剖析两者相通之处，只是试图说明《绿牡丹》对于《水浒传》多有继承和借鉴，而于继承和借鉴之中又有自己的创新。且不论《绿牡丹》中的人物形象独具风采，而与《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决无雷同之嫌。即使审美情趣与情节的处置亦颇有独特之处。

众所周知，《水浒传》的作者似乎对女性持有偏见。从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流露出这样的观念：女色为祸水，近女色者非英雄也。而《绿牡丹》则不然。花碧莲、鲍金花都是侠肝义胆的巾帼英雄，然而，她们又与普通人一样，亦具有情的萌动和爱的向往。尤其花碧莲对于爱情的追求，更表现出热烈奔放、毫不矫情的气质。她随父母周游四方，就是为自择夫婿。一旦爱上骆宏勋，就大胆地执著追求。一次，她从四望亭上失足跌下，被骆宏勋抢上一步接住。当其昏迷中略有苏醒，从围观人的对话中知道是骆公子抱着她，“遂故意将眼合上，只做不醒的神情，将身子又向骆大爷身上贴了两贴。”须知当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而且，骆公子尚未允诺这门婚事。花碧莲所为，颇具现代性爱的意味。这表现出两部小说的作者在对待女性以及爱情、婚姻诸问题上绝然不同的审美情趣。

在《绿牡丹》中，儿女之情的描写，于全书的艺术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作者有意识地把男女之情的纠葛作为情节主线，将爱情、婚姻的故事与侠义情节纵横交错地编织成一个艺术

整体，从而开创出“儿女侠情”式的小说创作模式，为世情小说创作开辟出新的境界。至《儿女英雄传》，“儿女侠情”式的小说创作达到极致。如果说它从《绿牡丹》中有所继承和借鉴，恐怕并非毫无根据的妄断。在中国小说史上，侠义小说与爱情小说大致是各行其道的。清初，虽也出现过试图将两者揉合在一起的小说创作，然而，由于艺术成就甚微，故影响不大。真正开创将爱情与侠义揉合在一起而谓之“儿女侠情”小说创作模式的，应该说就是这部《绿牡丹》，仅此一点，就足以确定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且，《绿牡丹》给戏剧创作亦注入生机。一时间，京剧、川剧、滇剧、徽剧、湘剧、豫剧、秦腔、河北梆子等剧种，竞相改编《绿牡丹》的故事。如《大闹桃花坞》、《四望亭》、《四杰村》、《扬州擂》、《龙潭镇》、《翠凤楼》等剧目，都盛演一时。更有京剧《宏碧缘》，特别突出了“儿女侠情”的故事情节，深得观众喜爱。

《绿牡丹》虽然受到群众的欢迎，然而，官方却曾把它列为禁书。或许它“反周兴唐”的倾向，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所忌讳。

在古代小说中，《绿牡丹》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它脱胎于“说书艺术”的痕迹极为明显，或许它就是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不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风采、语言风格，都表现出质朴粗犷的艺术特征。与《水浒传》相比较，俚俗与典雅判若黑白，其艺术档次的差别，亦由此而显现。

《绿牡丹》最早的版本，是道光十一年（1831）的芥子园刊本。此后，又有道光十八年（1838）和道光二十七年（1841）的两种刊本。至民国年间，又有铅印标点本面世。此次校勘，以上述几种版本对校，择善而从。在标点与分段方面，对现代流行版本有所参照。

目 录

· 绿牡丹 ·

前 言	(1)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1)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8)
第 三 回 骆宏勋命余千硬夺把戏	(14)
第 四 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20)
第 五 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25)
第 六 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31)
第 七 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37)
第 八 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1)
第 九 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45)
第 十 回 骆夫人缚子跪门	(50)
第 十 一 回 宏勋扶柩回维扬	(55)
第 十 二 回 振芳救友下定兴	(60)
第 十 三 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65)
第 十 四 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70)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76)
第十六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82)
第十七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88)
第十八回	余千因逞胜履险登高	(94)
第十九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98)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02)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求婚	(106)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得妻	(112)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118)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124)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29)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33)
第二十七回	自安寻友三官殿	(138)
第二十八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142)
第二十九回	宏勋私第救孀妇	(147)
第三十回	天鹏法堂闹问官	(152)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57)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62)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67)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72)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77)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82)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87)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92)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198)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报不平	(203)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08)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13)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遇世弟·····	(217)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223)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千告状·····	(228)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捉人·····	(234)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38)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43)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48)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53)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257)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千舍命救主人·····	(262)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66)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71)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275)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279)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84)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衷情·····	(288)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92)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297)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301)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305)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309)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13)
附录	·····	(318)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远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良干，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令听诏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

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哪朝哪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高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名号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案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她是

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寐。自高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通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浓，连日连夜。常言道：

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那朝文武官员，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与相见。遂与张天佐等商议，意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千，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无父无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窃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的余千。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时叫他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

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

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玩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异怪，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她有缘。任正千乃定兴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舍割，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

那贺氏生性伶俐，持家无事。不料她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说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说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份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感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

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钱财，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

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

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都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账神仙输，哪个赢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账要还，家内又不便去借，处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卖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哪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账，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查。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卖便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什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扭捏自己应用，任正千见他失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无坏处，心中火发猜疑，即刻到客厅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哪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听

他自作吃活，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

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有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呼：“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达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纯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珪，字白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珪”。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千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进侍汤药。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危急，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稍尽孝悌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通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逢

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转少年。

倏尔之间，堪堪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在目下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为合理。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路途遥远，就起柩未免有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貽误失错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其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兄，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费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哪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师母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分外开一大门，好进老爷的灵柩——从前门走不便。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

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且说骆公子家中将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台，亦令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全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公子出入，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又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只有太太、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有饮食同饮，便行走共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

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盒，携酒带肴，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吩咐家人置备酒肴盒瓶盛往，遂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千，同往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盒担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

看官：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哪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也有远来的。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盒，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士人游动之际，预先点些落地，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桌椅所以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谈。

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饮过数巡，方举数箸，正在畅饮，忽听得大路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看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